乙巳消長錄 五

編 五

2291.7
1737
v.6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乙巳消長錄卷之五

原編 五

起

宣祖朝三年庚午 下 至十年丁丑

東306133

乙巳消長録卷之五

原編 五

庚午年請削乙巳僞勳政院 啓辭曰人君之慶賞刑威一聽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合卽天命之去就可不畏哉乙巳之是非 殿下非不知之而尚且遲疑不決臣等亦非不知 殿下重難之意目今一國人心洶洶不定不欲使是非淆亂於後世雖在數十年之久而公論齊發不謀而同時月已變而人心之奮發猶一日勢不可力遏亦不可威制若此不已恐生他變有大於此者請速快決以定人心 梧陰集

是時李浚慶權轍洪暹爲三公轍暹本以庸才循資以致相位惟浚慶稍有時望但才識不足性又高亢無下士受言之量當災害切迫人心恂懼之際別無建白士論非之浚慶亦不自安由是與新進士類不協奇大升才氣有餘論事果鋭尤與浚慶積忤大升發忿棄官歸士類多惜之白仁傑以忠直自許而學力不足精神已衰自　上雖示恩寵實不用其言士類亦不信向所親多勸仁傑引退仁傑曰吾感　聖恩未忍決去爾仁傑之踈既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爲寃枉未伸致此旱災浚慶等見物議難抑乃

率東西壁詰闕請雪丁未己酉罪人之寃猶未舉乙
巳明日三司請雪乙巳以下寃枉 經筵日記
李浚慶請伸寃討罪削勳劄曰伏以臣等伏見人情
物議今因削勳雪寃之事久欝之憤待時而發不可
抑遏日久月積未有斷止之時上自朝廷下至韋布
民庶萬口如一不謀而同盖當時之人目見寃枉憯
毒之禍心含悲憤不敢吐出今遇可言之秋一開其
端舊日不敢言之心一時並發故義理所在人心同
然也自古為國必循義理然後治安可保若不順人
心無義無理則國勢何由而立乎言者皆曰危亡之

禍迫在朝夕此言似過然若不恤人言不從公論義
理喪盡善惡無辨則衆心解體人無樂善之興士懷
趨利之計駸駸然入於棄善圖利之域古人所謂無
功而受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今日雖未遽至
於危亡而危亡之禍在其中矣 聖教每以為 先王朝已
定之事令不可追論臣等固知 聖念孝思無窮綣
綣於先王之政不忍以人言遽為變更也然 帝王
之孝當以善繼善述為大故堯朝四凶至帝舜而竄
殛之後世不以堯為不明而舜為負堯三代聖王之
政亦皆因時損益未嘗徒守一揆至於天地之化猶

有所不足則必待裁成輔相然後乃有全功歷觀前代帝王之事先王之政不能無弊必待後王之架補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損之益之與時宜之然後增光前烈垂裕後昆故先王之誤嗣王改之嗣王之誤亦後王改之善善相承如天地之化生不窮故能扶植國脉綿永祖業或六七百年或三四百年而無危亾之禍也若不辨是非而惟知先王之政堅執不變之為宜而膠瑟守柱（或作株）終無變通之道則否塞痞隔終於魚爛而已昔宋哲宗指安石惠卿變亂之法謂為父皇之政已有紹述之志宣仁皇后以為大慟

而終不覺悟卒召覆亡之禍千載之下可為永鑑伏
願聖明察姦兇擅弄誣罔貽禍 國家之跡體先
王初非本心而終有悔悟之念鑑 哲宗以兇邪之
變亂為父皇之政而卒致亂亡之禍 惕然改悟
特賜俞音以答羣情仍斥如臣不才輔臣以答天譴
以安 朝廷開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不勝幸甚
取進止 東皐集
又劄曰伏以為國不一其事而莫大乎得民心為治
不一其道而莫過乎順民心民心之向背而天命之
去就判矣古昔帝王兢兢業業皇自敬德不敢遑寧

者惟恐其咈人心而失天下之望也近日以來朝廷
上下將伸冤削勳之事執奏爭論幾將半年 天聽
愈邈人心日激譬猶癰疽內結不至於潰裂則不止
臣以老妄迷謬之人冒處百僚之上不能以情勢諭
止之又不可以義理開曉之徒懷憂懼之念日復一
日不能已已 先王幼冲同未在位之時羣奸竊弄
熒惑萬端之狀諸臣章奏畢陳於 冕旒之下其於
聖衷固已洞察而無疑矣臣不敢更贅但今目見物
論囂囂然人心騷擾無有寧靜之期臣不勝憂懼之
至謹將老妄之見冒瀆聖聽焉 殿下固咈羣情堅

執一德者只以 先朝之事不敢盡革同盟之勳不
敢追削而已肆惟我 先王先膺景命靈承大統如
青天白日萬物咸覩其敬天勤民之實好賢樂善之誠
如此則 殿下之所當觀法慕效遵守而勿失者也
若其熒惑 幼君芟刈良善廣植徒黨圖錄僞勳者
此乃一時姦兇淆亂擅弄之事所當灑滌革盡以洗
先王之蒙辱之恥之不暇豈可有穢青史垂諸萬世
乎在後視今者其謂我嗣王能盖 前愆而繼 先
志乎其謂國有人乎革去姦兇誣罔之事而已烏得
謂盡革 先朝之事乎且所謂同盟之勳者古之帝

王有同心同德之臣或經營於草昧或翼戴於艱難及其龍飛之後追思弘濟之效功銘鍾鼎誓昭帶礪福流後裔與國同休不敢輕易毁削者為此故也然或犯罪觸憲則誅夷削籍者代有其人其在我朝大功大勞之臣追削勳籍者不一而足尚有罪戾則同壇歃血有不足恤者况玆所謂衛社之勳者擧全體皆虛僞而罪惡又有如前所陳者則削跡或作籍而剗除之又何致疑於其間乎或者以為犯罪一二之臣削去勳籍則可矣至於削盡原籍則無乃太過乎臣以為一二人有罪而削籍與千萬人有罪而削

籍其不許歃血之事則固無不同也安可既謂之虛僞既謂之罪惡而猶存其籍使之枉享其勳爵之榮乎安可以 先朝歃血爲嫌而不削姦宄虛僞之籍重貽 先王見欺之羞乎今也滿庭搢紳豈皆非先王之臣乎又豈其不忠不義無禮無理有不滿於先王而故爲此譸譸欲有損毀於 先王之德乎誠欲以 聖明之世幽寃不可不伸雪姦宄不可不追討扶義聲而培善道正人心而慰人望脫 先王於汚辱之累植 國脉於無疆之域也昔唐德宗既竄盧杞後欲用爲大州刺史諫官袁高陳京等論執固

爭 上怒稍解謂宰相李勉曰與杞小州勉曰陛下
欲與雖大州亦無不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
澧州別駕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惟意所為人言似
不足恤而德宗庸暗之主猶惧失天下之望竟允高
京等之請蓋以人望既失則人心日離雖或俛首趨
走於威刑之下而其心不服為亂則易故也今者人
言籍籍物議洶洶日月已久迄可少止而愈去愈甚
殿下拒之益牢而人言發之益激當此之時 殿下
宜思帝王大孝俯順人心慰悅人望以安 宗社以
靖朝廷而乃牽聯宦寺婦人之仁不能毅然斷以大

義綿引日月使人心日沮人望日失耳目之官旣廢
所司不成朝廷之體而後來繼之者將復紛紛憤鬱
之極何事不有至於街談巷議流傳惡語有所未安
於聽聞者竊恐洶洶不已激成意外之患終使朝廷
不安其爲後日之悔何可勝言方今變異百出人心
日乖上觀天象俯察人事不知有何等變故而至於
如此耶臣本老病之身爲公議所迫不敢安處僶俛
扶曳出入 闕庭五六日之餘眼不見物唇生腫毒
顚仆私室不能匍匐詣 闕仰達憫黙之懷而敢此
陳論臣非敢故爲危語恐動 上聽以冀必從也病

伏委巷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私憂過計未免杞婦之
念懷不能已仰聒區區伏惟 聖明察人心得失之
機念國步安危之計與道消息弭禍未形不勝幸甚
取進止
原注明宗幼冲嗣位元兇尹元衡以肺腑
之親與奸人李芑林百齡鄭順朋鄭彥慤等
結為腹心廣植徒黨煽亂熒惑連年搆成大獄戕害
善類及嫉於己者誣以為逆自謂有衛社之功圖錄
偽勳其病國害人之禍慘不可忍言人心之共憤者
久矣今 上即位之初爭欲即請伸討之舉公曰
主上以幼年新承大統未諳於國家是非人心去就
之如何且上有 慈殿今若遽論先朝大臣及政
令布置而汲汲然羣起并爭有若乘時力勝泄憤者
然則不但事涉未安而未易回天反為不平者輩抵
其隙而乘之則翻覆之患亦不可不慮姑待 主上
臨御日久於人情世故諳熟明知且聖學高明燭於
天理人心之分然後從容開導不可暴發而驟論只
宜先將淺露易見之冤若干條請伸理一開其端則

納有自牗之漸事有氷釋之勢終無不得其請之理
云而曉喩於在廷大小強止其驟發之論至於論議
既發之後雖率官不爲連日伏閤之擧者公以元老
重望新承顧命之託見 上嚴憚欲以事理從容委
曲開悟 聖德而已不欲使新君生疑於引羣僚強
要之擧者 然而衆皆不識於此多有欲急慼緩之意
而莫非公之熟慮者也 公嘗私謂人曰 主上新自
藩入今此伸討之事乃 朝家大擧措而且涉先
王在他人猶不可遽爾催急當吾在職之時尤爲未
安自可徐徐不可速迫而爲也實此意也厥後踰年
先論丁未己酉 之獄繼伸乙巳之冤皆其事序淺深
然也其伸討剏 啓辭終始凡百餘上而公皆自製
此其十分一也詳說羣兇搆誣之情狀譸複於天理
人心之可畏一開闡備至而當初自 上猶有不然之
色屢下嚴峻未安之敎公竭誠力陳盡其底蘊然後
上意頗悟且敬重於公者素矣故終乃允從使九地
枉死抱冤之魂得蒙昭雪之快奸兇罔上羅織之罪
咸服討削之典擧國人心從而大定此當時莫難莫
重之擧措而因公得伸大抵公之臨事相勢屈伸以
合於中者每如此故擧無所失而能安 社稷以服

人心世傳　明宗朝元衡之誅非公則未必得從今上朝伸討之擧非公則亦未易得請眞確論也所謂爲吾東相業之首者據此一事亦可想爾○公凡章奏間常不起草口號成文章故家無遺稿之儲今玆所錄略干篇亦皆因人傳寫裒集中出故文字或多訛舛且公之所著傳於世者以此之故亦如是不多云爾○東皐集

李浚慶啓劄曰伏以朝廷將伸究枉懲討姦宄之事交章上請庭立面爭將逾半歲而臣等之率多官啓達者亦因公論之憤發勢不可抑遏冀速回天欲以安朝廷而兪音久閟人心轉鬱闕庭喧鬨非獨臺諫廢其耳目百司庶僚皆廢職務下至外方文移詞訟公務及凡急期句當又皆廢閣於度外至於各司典

僕胥吏輿皂奔走長立無休暇之隙而臺諫皆莫之
顧惟以不得其言則去為重而無有了期物論猶欲
臣等再率百官再叩天閽茲者政府六曹咸伏閤外
啓陳誠款上天幽默反蒙嚴旨物情猶尚未已將期
獲俞音堅欲更率百官俯伏不退臣乃宣言曰天聽
難冀而三公六卿羣伏　明廷喧徹于內有若危難
之世已為可惧而至於再率百官尤為朝廷辦亂豈
可數為此舉乎況論事當付之言官而時助其不給
而已宰相安得與臺諫並立長伏於闕庭以虧體統
乎姑宜斂退以觀臺諫之去就而更為行止可也羣

官面從喋默而退於是物論蝟起交謫于臣咎其不
能力爭遇事退縮臣之一身爲公論所不容無足言
者第有老妄之見未免杞婦之憂敢露肺腸冀悟聖
神惟　聖明勿以爲迂枉而加省焉臣伏見近日公
論久閼人心益憤朝廷之上閭巷之間至於村野愚
氓莫不以幽冤未雪奸兇逭罪尚帶勳籍爲冤爲憫
爲痛慘慘焉忿忿焉遑遑焉如悲其私讎如憐其親
戚如急其拯溺惡言危語無所不至是孰使之而然
又孰誘之而發乎蓋其當時冤枉之痛姦兇之毒染
人耳目入人心腹其哀痛之心忿嫉之念愈久而愈

甚不能自已而然耳雖然臣竊以為駭異者凡君德
之闕失政事之違則或有可諫可論者則彌縫而匡
救之論執而矯正之至如容諒而受之揀擇而行之
則在君上明暗從違之何如下無所容其智力於其
間者今也言而不入繼以章疏章疏未已綿以日月
下至愚夫愚婦怨詈怪罵不知自已不可喻而止之
又不可威而禁之臣未知遭不諱之朝有所恃而然
歟將人心之憤無所洩而然歟此臣之所以為駭異
而竊自憂懼者也臣之前劄所陳洶洶不已激成意
外之患者其意正在於此也深恐 聰明有所不及

過 眼而例視之故今又縷縷不已敢畢其說焉昔
者黨禁未解而黃巾亂作劉晏寃死而藩鎭稱兵朝
廷處事得失繫人心治亂古今之明鑑也竊見國家
厄運連仍前歲失稔今年又旱民無自贍之計官無
可救之儲荷擔而立目動而行盜賊之發直須時耳
已聞諸道流賊間發非特㤼殺剽略之比威行村落
公然取物自供云明春饑饉之甚四方蜂起勢所必
至則未知國家將何以弭之乎然此猶狗偷烏合似
不足深憂而姦雄之傑黠者若指以爲資竊發嘯聚
知人心憤鬱在於此事或以伸寃討惡爲名則只此

一事適足爲姦雄藉口之奇貨念及於此臣不勝膽寒國家運祚靈長非綴棘孽芽可梗於其間也然其一時之患則不可不慮也昔宋光宗不持孝宗之喪舉朝羣臣奔走惶惧者蓋恐艱難之中奸賊藉爲口實敵國擧此聲罪也今者人心之不順至於此極連歲之凶饑又甚於此時盜賊之興行已有其萌老妾之憂竊或有類於宋人之慮也古人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今天變百出人心萬端不知終有何祥耶臣寒齋獨宿夜不能寐老妾之念耿耿于中已非一朝而此等意思不可宣露於稠中亦不

可形之於章疏盖恐此言一播則只以啓奸軌邪心
而非消禍未萠之道也故謹爲封劄密啓以聞助
聖念觀理之一端焉臣將荒亂無形之言仰黷　聖
衷非不知觸忤天和而心有所見不敢自隱輒陳危
懇言而獲罪臣所甘心惟願　殿下潛察黙運勿露此
意於形跡與時推移以道消息徐宜封下史局以備
記注亦使後世知當時憂國之臣有如此者不勝幸
甚取進止 東皐集
上下諭至責其變覆浚慶上劄待罪辭職曰伏以小
臣近因賤病不得與同僚一時啓辭臣罪益大臣病

伏私室収拾閭巷所聞又將私憂過慮妄有陳論至
蒙下諭有不敢當之辭臣不勝惶恐毛竦之至臣蒲
柳先零之質素非柱石　廟堂之器持祿容身因循
轉輾位至台司不能揆分勇退淹然若固有之罪固
不容於誅矣此其臣之罪一也伏見方今人心益渝
舊習日洗數十年來天災地孽無歲無之無月無之
良由禍猷未除寃氣橫結上干天和下移俗習而然
也新政之初必須滌去舊染雪盡幽枉然後和氣可
屆聖化可興故自即位之日人心願望士論憤發微
臣愚計以為乙巳之事鍛錬姦巧雖皐繇聽之猶以

為先有餘罪偏聽已深雖　聖明臨之猶未易釋然于中此難可以口舌立談而開悟也故不敢遽舉其悉僅將十餘人之非辜而論啓之或白用或伸雪微兆其端厥後輿憤日甚雖兒童走卒皆咎臣沮抑公論臣猶帖耳堅忍適於今歲春夏旱災太甚物論尤激皆謂在相位者知奸兇情狀知士林冤枉而不為伸討致此變異也臣亦無辭可辨猶慮其大根柢大禍本則必待　聖上臨御日久人情世故　諳熟明習然後從容而開導之未可暴發而驟論之故先將其淺露易見之冤啓請伸理一開其端人心之憤鬱

而未洩者繼發感激如江河之決不可橫截當此之時臣雖欲力止而抑遏之此固人心之所同義理之當然無由可遏不惟不能遏亦不得不與之同論也緣此言若有所遷就事若有所力登反類弛張而眩矣者以致天意未能氷釋至有變覆之教此皆由臣料事失當之致此其臣之罪二也臣亦惟此一事陳其本末請其伸討不得蒙允則斯可止矣而今將半歲如水益深如火益烈不能自已豈非是非好惡根於天性自然而然也臣雖有未安之罪不能固止人亦間有知其未安而不能自止者此則不可家喻戶曉

而禁絶之上貽聖心應答費辭之勞下生朝廷騷擾
不靜之患而莫之能救此臣之罪三也臣老妄昏愚
顚仆盲聾處事顚錯應接乖方著朝廷愧萬目妨賢
尸祿冒進不休此臣之罪四也臣負此四罪遭難處
之變無德望可以鎭靜無智慮可回人心無至誠可
動君聽安敢頃刻靦然在位以汚聖治以負人望乎
請亟命遞臣職改卜良弼以慰羣情以安朝廷不勝
幸甚取進止 東皐集

請伸乙巳啓曰乙巳之獄姦兇誣罔羅織之慘忠賢
橫罹冤枉之實近來兩司玉堂六卿卿貳百司禮官

之啓畢陳無餘　聖鑑想已洞照臣等更無容贅於其間而姦兇之遺毒旣如彼酷人心之憤寃又如此極則今日之勢公論不可壅閼物情不可抑塞乞速施　聖斷以安一國共憤之心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削奪偽勳昭雪寃枉之論自　殿下卽位之初有口者皆能言之而臣之意以爲兇邪之輩陷人於死圖利於已鍛鍊旣巧流毒已痼遽爾發言至於多少費力而未易回天則事多難處故臣力止其議欲待主上臨御之久學問高明之後從容啓迪以期　聖東分別淑慝之毋難者矣今則公論鬱抑之餘遇事

而發如江河之奔放不可遏止臣等始計雖不如此而公論既發則不敢坐視而置諸秦越者忠賢之冤死不可以久枉僞籍之留穢不可以久淹公論之憤惋不可以久鬱故也大抵人情如水滯壅之甚則必至東潰西決為害不細臣等為此而懼敢具陳達請加 聖念俯循公義亟令昭雪冤枉削去僞勳以慰神人之憤謹 啓 東臯集

又啓曰伏承 批答之辭臣等不勝惶恐失措之至臣等反覆開陳之言皆出於欲使姦兇之惡暴著於後世 先王之心白玉無瑕於當日無非所以報

先王而忠　殿下之赤心也臣等之切於誅討伸雪之心初無異於方今言者之意也第以每承傳　教辭多嚴峻而姦兇誣罔羅織之禍稍閑已極非朝夕唇舌可以回　天故玆以援納約自牖之義姑先其易於開悟者啓之而遲留停待不敢輕發此臣等之本意也非以羣奸之誣罔爲是而忠良之横罹爲無冤枉也今則正論迭發義氣凜凜臣等雖欲遲留沮抑而士論大作義亘辭正與臣等初無有異之心果與之合而有不可已者當初姑待不可亟論之言無所復施於其間也况於臣等前日論説之際固曰乙

巳之獄多有可議之事云者爲後日詳論張本而發之也特 聖念忽此而過視焉耳與今 啓意實不相反而前後所陳實相發蘊者也伏願 聖明平心和氣觀理之是非則必有一悟之機矣臣等不任誠懇祈乞之至惟在一賜俞音以慰神人之憤而已謹啓東皐集

又啓曰自古勳業之人方在草昧之中或左右厥辟奔走效勞翊戴於危亂之間協策於艱難之際及其龍飛御極事定時平之後功存社稷銘勒鍾鼎垂鴻名於竹帛分鉄劵於茅土此乃所謂功臣者也今者

尹元衡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乃於 明廟以介弟
之尊受 仁廟之內禪天命已定人心帖然 宗社
奠安之後搆揑疑惧之言告發無形之事連起大獄
誣殺忠賢初則設心於獻諛固寵之計漸次姦謀滋
深以殺人愈多要以為功掩取勳名不知有何勞效
有何事業有何衛社之績耶然當其釀獄缺殺之初
尚無指的之罪芑輩亦不敢為功臣之計有順朋家
臣朴貞元者設為錄勳之策群姦始從其計而其時
自中竊議者猶以為 宗社莫大之勳成於賤虜之
一口云如悉此人等心術本末如此則柳灌柳仁淑

輩究枉實跡從可知矣尹任則旣與諸尹結爲深𪧐
當仁廟大漸之時以無知武夫托肺腑之地謀爲
自全之計其兇慝之狀固不可掩矣柳濯柳仁淑則
或以顧命大臣或以帷幄重臣名位已極年已衰老
有何不滿之心乃與賊任謀生意外之望自陷不測
之禍乎當初旣無可據之罪只爲分遠近竄逐而已
繼以巧加名目賜之以死厥後又因金明胤要功告
變始乃拿取其子弟百般誘脅造出可欺之言論以
大逆之罪叛逆是何等罪名而生時未嘗取服其人
乃於身死之後第三節而勒而加之反以爲功乎其

無實搆虛巧誣成獄之狀於此甚的然矣當時指兩
柳加叛逆之名者只以李德應之招又以謗簡之内
通爲證然德應則誘之以功臣引之以言端而謂爲
吐露其實至於謗簡則豈有謀爲莫大之事而虛踈
其事遺之於闕内之理乎當時之人潛言李芑與
元衡同謀而爲之者而特畏其慘禍不敢宣露耳以
此觀之搆成虛無之事圖爲僞勳之迹實難掩於國
人之耳目矣今此諸人寃枉之極奸人罪惡之著悉
如所陳則伸討之擧不可斷已一云斷不可已有何持疑顧
惜於其間乎臣等雖俱極庸陋位忝　廟堂如或少

有犯於　先王之事則安敢創為當時所無之事負
先王於在天欺冕旒於白日乎臣等雖區區啓達而
不知止者誠以人心不可遏公論不可抑期為　宗
社永固國脉扶植之計耳請加三思毋吝一俞亟行
懲惡雪冤之典勿使偽籍仍留盟府以為神明之羞
以答國人之望不勝幸甚謹　啓 東皐集
六月戊戌初二日丁未已酉罪人并命伸雪惟李洪胤
不赦削奪李芑鄭彦慤官爵是時臺諫逐日伏閤玉
堂日再上劄大臣頻來啓達舉朝及宗親儒生忠義
衛之屬皆爭上疏而俞音止此物情愈激 石潭日記

八月壬戌(二十七日)因灾異命招三公東西壁六卿三司長官引見于思政殿咨議乙巳之事始削奪鄭順朋林百齡官爵明日三公率百官立庭請削僞勳伸雪二柳之冤(灌仁淑)自是之後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三上

劉石潭日記

因災異待罪夏申前請啓辭曰臣等伏見各道監司狀啓大風暴雨并發諸道飛起屋瓦折拔樹木漂没田廬至於民無一粒之食此近古所無之大變臣等俱以非才非德冒處調燮之地不能察其職致有非常之變至為惶恐請亟行罷免臣等之職以應上天

之怒夏無贊路之妨公私幸甚臣等竊觀近日以討罪伸削之故朝廷上下譁然一辭日聚 闕庭棄其職務鵠立待命已逾兩月詞訟及凡事盈於几閣積滯如山若此不已國體將無以立不待他故必至於糜爛而潰敗也臣等以無德之人濫處百僚之上不能遏止物情誠且淺薄無以感動 聖衷尚阻一俞以致一國人心鬱塞而未洩九泉幽魂將雪而未伸姦兇弊孽尚保勳爵下咈羣情上干天和召戾氣而致變異臣等之罪於此尤大不可冒是而在職請亟命譴黜慰答天人不任懇乞之誠謹此敢啓 東皐集

九月臺諫以久未蒙允辭職不行公 燃藜述

請伸冤削勳率百官啓辭曰臣等將伸討削勳之請反覆啓 達者非爲憐其人而欲爲伸雪非但惡其惡而欲加誅討削籍又非敢非薄 先王之政欲有所變革而然也只是爲國家欲效長遠之計耳朝廷百僚咸伏 明庭貢忠獻誠引領翹首竚竢 俞音于茲五昕夕矣誠微不孚天意未回臣等不勝悶惜焉伏見 聖上於此一事低回顧惜不能斷割者必無他端不過有兩端意思一則曰 先朝之事不敢盡革也二則曰同盟之勳不可削罷也此則大有不

然者惟我 先王之德之盛浹人膚肌淪人耳目其大經大法布在史策者若日星之昭回此正所謂既没世而人思慕之者也其懷當時而遺後世者不旣大且多乎至於姦宄乘時擅弄戕害善類貽禍士林使朝廷爲之一空國脉幾盡斷喪以其淆亂之事視諸 先王之政譬一點塵穢翳乎太空亟革而去之灑滌而淨之使宄穢之迹一番掃蕩僅此一事豈可謂盡革 先王之事乎若夫同盟之事則君位大定之後誘脅死人之孩童掘撫可欺之疑似以熒惑爲功以殺人爲勳構虛造無要請歃血汚辱 先王侮

慢神明貽羞千古流毒一代者其可謂之同盟之勳
而衛 社之功乎以為迎立則 先王次居弟及命
出 仁廟姦兇無容髮定策之隙以為衛 社則
宗社之固已自如完若金甌姦兇固無容力下手之
地有何翊戴密贊之功而謂之同德同盟者乎固當
削籍剔除之不暇豈可為之重難於其間乎二兇禍
之魁也不削偽勳則禍源尚在為惡者無所懲惧而
亂階何時而可息乎兩柳忠之顯也不伸幽冤則追
奬無路為善者有所怠慢而人心何由而可淑乎今
當 即始之日此正善人心正國俗之一大機會若

於此際不知省悟亟反而機會一失人心日非從此
國是一向否晦不可復明於斯世而奸宄接踵而繼
起佞諛閃舌而傍觀則不啻　聖上誰與回旣倒之
頹波扶將傾之大厦乎念及於此可謂痛哭伏願
聖明勿循匹夫之諒以安　社稷保大業爲孝焉言
不見采則固當噤黙而退懷不能已敢畢其說更乞
省念一賜迎納快從盈庭百僚瀝血日籲之望不任
區區之誠謹　啓東皐集
又啓曰臣等累日詣　闕力請快從公論自　上遲
疑留難久靳一俞非但臣等之悶惜彷徨擧國人情

鬱塞不伸愁慘危懼殊不類平世氣像臣等固知
殿下孝思無已必以　慈殿方御東朝若將　先王
朝布置之事遽爾改革則恐傷　慈殿之心徘徊隱
忍不忍斷割雖　慈殿之心必以為　先王薨逝未
幾將欲盡變前事亦豈無感慨之念乎其間情勢有
固然者矣臣等非不仰體　聖念而然臣等竊伏念
帝王之孝異於匹夫宜以保國家安社稷為心不徒
在於區區承顏悅色之為務而已也人君臨一國之
政萬化之所從出萬民之所觀感苟有一念之不出
於正一事之不循於是則安危之機於此判矣苟有

不是則雖　先王所爲之事不得已亟擧而改正之苟有一善則雖芻蕘側陋之言不得不心悅而從順之然後可以盖前愆而繼前志服萬姓而親百官長守丕基綿永祖業此乃帝王之大孝也况今言之者不止芻蕘而誣罔出於羣姦者乎雖在　慈殿曾已習熟於前日以爲當然而及聞物議之發則　幡然改悟其必曰前日之事乃在於　先王幼冲之年羣姦擅政之日其所以拂於人心者無足恠也今日之物議如此亦固非一人之心若謂憎嫉而發則豈將虛妄之事擧國人而爭之乎殆必在　先王之朝畏

忌不敢言而今乃發減也盖民情大可見人言不可
忽必也其或　慈殿尚滯前念　殿下猶當反覆開
陳喻之以道義期之於回齊可也兩殿存念如此
則豈不為國家無疆惟休之盛美乎若徒曰　先王
之政不可輕改膠柱鼓瑟則非所望於　孝嗣述事
之道也况我　先王嘉言善政如菽粟布帛浹人心
目淪人肌膚不可以聲容者矣豈必留此羣姦誣罔
行兇之迹爵彼忠良被枉横罹之冤貽　先王後世
之羞然後謂之能守　先業能保基命乎臣等職在
台司存亾休戚義與國同之豈敢以虧損於　社稷

欺負於 先王者妄自陳達乎願加 聖恩快從伸
削之請謹啓 東皐集
因 慈教待罪啓辭曰臣等伏見 慈殿下政院之
教有曰頃日大臣啓辭 慈殿方御故有不敢改革
之語予意極爲未安當其大事只隨其事體而處之
也安可以予之有無而不從之理乎且曰不當同居
人主至欲移御別處云臣等震駭惶恐隕越墜膽措
躬無地不知仰喩臣等只念 主上孝思無窮恐傷
慈殿之心未忍遽 允羣情其主意專在於此而已
矣安敢有一毫仰疑於 慈殿之心乎其所陳之語

皆設辭擬議之言非敢謂 慈殿實有是念也措辭之際語不明白上起 慈殿之疑又傷主上誠孝之心臣等罪戾已無以自贖至於不當同居人主移御別處之教臣等之罪尤爲當萬死臣等無顔立朝請亟黜臣等慰安 慈殿不勝萬幸惶恐伏地敢啓

請伸究削勳啓辭曰臣等近緣事務累日退在伏見兩司玉堂暨翰苑論執伸削之事已踰一朔百司庶僚再度連上章疏至於西樞宗宰備極論列 天聽愈邈臣等不勝悶極大抵 國家所恃以維持者人

心也公論也今者人心如此而違拒至此人心所在
卽公論所發也人心鬱抑久而不通則終必生變近
來言者皆曰 宗社安危迫在朝夕自 上必以為
以此一事何遽至於此極乎然公論發於人心人心
鬱塞則終必潰決何所不至歷觀前代生亂未甞不
由於失人心而始也此言似涉聳迫臣等不敢歷指
而顯言也然臣等所懼者正在於此故略陳其所見
耳臣等伏見近來下 教以言者不諫於當世乃言
於歷代之後云此則大有所不然者矣當其時也以
叛逆之名為一大題目人有一言則輒以叛逆誅殺

之叛逆是何等事而誰敢出一言以當此名乎口雖
不敢言而人心之不服終不能泯此所謂不敢言而
敢怒者也今者幸而　白日中天萬化維新前日敢
怒之心如草木之枯枿衰根遇時雨而發安可以前
日之不言歸罪於今日而拒絶公論以沮方萠之士
氣乎逢不諱之時故前日敢怒之心今反為敢言者
也　殿下所當以為喜不當以為怒也至於新進喜
事之人挺生亂階之　教尤為未安所謂新進喜事
云者蓋有一二之臣喜生異議或喜立黨與或變亂
朝章顛倒是非之謂也此則不敢言之心欝結於前

發揚於今其言非一二人之口其心乃千萬人之同
安可以新進喜事目之乎此教一發適足以摧多士
之氣不可以服公共之心請 猛加省念開導人心
之鬱塞以為消禍未萌之擧豈非今日之急務也更
加 三思快許伸削不勝幸甚謹 啓 東皐集
又啓曰臣等備位三公雖無見識亦豈無一段為
國之念乎安敢以有害於 社稷有損於 先王有
虧於聖德者而附下罔上呶呶不已硬要取勝於
君上以期必從之勢乎但見臺諫之至於此極而猶
不就職人心之憤鬱異於尋常變異百出而物情不

靖不知終有何祥實有不敢言之隱憂自 上慮不
及此牢執偏見每答臣等以不能開陳於 先王臨
御之日而今乃生出不可從之議論云臣等不敢發
言於 先朝固可罪也然天地亦有塞通之時故大
冬嚴凝萬物摧藏及至春開百卉萌芽以成歲功若
一向冬嚴豈有生養之時乎當羣姦把持之際人皆
垂首喪氣不敢開口及至姦兇漸次就斃 先王始
萌悔悟之端自此句萌今則春陽已舒生長發榮自
不能已安可拘乎 先朝之事閼絕其方長之萌芽
使之鬱抑以乖天地之生意乎此臣等之所以不能

抑遏公論而不敢默也自 上不諒此意而 牢執
不回臣等尤自惟歎不知終至何如而憂惧者也
聖批有曰卿等力勸言官使速就職云自古言官豈
有取宰相處分而為之進退之時乎苟若如此則將
成姦兇權奸之勢復如前日苞葦擅政之日指嗾言
官之弊矣惟在自 上別賜明斷速為處置耳謹
啓 東皐集
申請伸究削勳啓辭曰臣等伏承傳 教辭意嚴切
臣等不勝惶恐隕越之至臣等老念橫發不能自禁
區區啓達支離不已竊料 天意必以臣等為和附

羣議同聲相應務欲要󠄁(覔)　天聽也臣等妄料則不
在於此也伏見羣議沸騰日甚一日不可以煩舌嚴
威止之臺諫辭退無有就職之期國勢杌棿　朝廷
騷擾求所以寧靖之方未得其術惟在　聖念一悟
以圖鎭靖之計而已非有他也今承聖教峻截落落
似不俯諒臣等爲　國之微誠焉臣等不勝憂悶之
懷伏惟少霽天威更加省念快循羣情亟擧伸削之
典謹　啓東皐集
又啓曰臣等頃日請對之時承奉天顏仰竭誠悃忠
贒枉死之寃奸兇擅弄之狀百般陳　啓展盡底蘊

更無餘疑竊意燕閑之中明睿所照應有省悟之幾
故噤嘿而退竊伏而竢矣到今庶僚下官章疏畢陳
紛紜未已臣等勢難抑止而且臺諫辭退已逾時月
日再 命名終不知止其所以不知止者亦是事體
當然蓋自古未有言事未允而罷臺諫之時亦未有
不得其言而恬然就職之臺諫雖日承再召之命萬
無以此還就之理且百僚章疏猶未尚已而臺諫亦
無徑自停 啓之理公論之激日以益深已無寧靖
之期不知何術可以戢寧我邦家也反覆百計惟有
一俞庶可以慰群人心安靜朝廷也請加三思速賜

處置謹啓 東皐集

又啓曰臣等伏見近日臺諫辭退久不就職方此秋冬多事之際百事廢弛將不可爲國而臺諫以不得其言爲重凡百獘端略不顧恤一向辭退若此不已太廟親享又將停廢至爲憂念惶恐之至爲此而遆之也則自祖宗朝未有以言事不聽而見遆臺諫之時不聽乎則亦未有不計公論而俛首就職之理反覆熟計未得善處之方且人心憤鬱日月已久而少無減殺物情爭欲臣等再率多官期以回天固爭力請而臣等之意則以爲舉朝廷立累日喧閙闕庭

已爲未安騷擾洶洶奔走聚會又非治世之象故不敢再舉臣等之得罪於公論者已多而亦不忍坐視敢來陳啓臺諫亦豈以違悖義理不合公論之事敢爲固執至於此極乎伏惟更加 警省速賜處置謹啓

又啓曰姦兇欺罔擅自錄勳之情狀善良被誣構羅叛逆之冤枉兩司玉堂六卿庶官章疏及臣等前後 啓劄論辨殆盡已無餘蘊人心天理不謀而同此乃公論窮天地亘萬古終不可泯滅者也此意臣等亦已盡 達矣自古有國有家必以公論扶持

外此以圖安所未前聞乞更加　聖念勉從物情恢公道於善善惡惡之理壯國脉於萬世不拔之基不勝幸甚此非臣等之言實出於國人公共之論非特出於國人之公共必歸於萬世之定論矣惟　聖明勿以尋常焉視之臣等更無可達之意惶恐謹　啓

東皐集○按東皐前後劄啓初不以　恭懿殿受誣之狀提告則討逆模糊其何以感動　上心也

十月丁巳二十三日臺諫以　聖節拜表事就職復論啓乃命柳灌柳仁淑伸雪叛逆之名十一月停啓自擧事之後百司廢職㖈閤者凡七朔而竟不得削勳大臣初迫於衆情不出於已誠故終未回天浚慶等猶

曰擧事當以漸進削勳之議太遽故未能請得耳
謹按擧朝呌閽竟未蒙允其故有四嗣服之初雖
未能遽革前謬大臣當以姦宄之罪良善之冤日
陳於經席浸漸於 聖聰使 主上預定好惡之
權衡而顧乃含糊未吐及其端旣發猶以不可輕
議爲言以致 主上難於平改 先朝之事一也
大臣皆以爲尹任之事不可論也似若以尹任爲
實謀叛逆者夫尹任實是叛逆則豈無黨與而誅
任者豈無勳勞乎 主上不能無疑二也當初陳
啓之時不直請削勳而辭旨迂回不明亦乏誠懇

主上知大臣迫於下情而非其本心故終不取信
三也原從之錄太半是內人之族根盤官掖百計
交亂而闕中之人習聞叛逆之名泣訴于 慈殿
反以公論爲負 先王 慈殿不能辨誣 主上
難於擅斷四也石潭日記
方上牢拒公論朝野洶洶之際人或勸沈義謙使達
于 慈殿期於成事義謙辭不敢白仁傑曰李樑之
亂義謙實通于 慈殿今獨不敢何也是義謙不欲
削勳也先是朝士有以削勳事問于義謙者義謙曰
原從功臣千有餘人多有締結掖庭者此人等必冐

死圖沮公論若擧事而未成反有害焉不如且止識者以是短義謙 石潭日記

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 上全

庚午年方論僞勳奇大升聞之獨曰乙巳之勳非僞且 先王已定今不可削邪黨以大升言爲主識者頗不韙

謹按甞聞客於崔永慶之座吊大升之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歿永慶怫然變色曰奇明彦小有才學大有病痛以乙巳羣奸爲有功以南冥爲攪亂朝廷以此偏見若得施爲必害於政此人之死

豈足爲斯文之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識者或不深非云上仝之下。按此条在壬申十月高峰書卒
問栗谷則以尹任爲無罪退溪則以爲不無社稷之
罪二先生所見不同何也曰其時事機不可詳知但
栗谷初議削勳之際奇高峰不從三司乃彈劾高峰
高峰以副學棄官歸鄉道中疽發死或曰斯文不幸
明彦死矣栗谷曰斯文多幸明彦死矣盖退溪恒在
山林高峰仕宦京師退溪所聞無非高峰輩之言也
高峰旣以削勳爲不可則退溪之以尹任爲不無社
稷之罪者無怪也盖尹任以武夫居帷幄故退溪以

為渠本無知之人既居大位執心安能如端人正士哉以此疑之栗谷則以為尹任雖武夫無彰著之罪而一代諸賢皆與同好元衡元老本是叵測小人而乙巳 仁廟之薨亦不無後世之疑故斷然以為尹任有罪則是諸賢有罪也諸賢無罪則尹任亦無罪也既曰無罪則元衡偽勳不削何為此栗谷所謂力主削勳而為後世大公案也江上問答曰按退溪與鄭子中書曰尹任事當時以為實有而人心或不能必其實有況今日以為實無而人心豈盡能必其實無此所以難處難斷也乙巳忠賢王石俱焚固為究痛之甚但尹任凶謀虛實實未分明知之故削勳之事或稱重難則果有之

矣當速削勳之言未嘗出口彼何以云云耶 退溪集

答金而精別紙

士林之禍履霜於丁酉凝氷於乙巳爲凌爲凍者二十餘年至乙丑而始澌至丁卯而乃泮至庚午而消舊痕只有僞勳尙未削爲陰崖之一點云 眉巖日記

庚午仲雪傳旨 王若曰是非雖亂於一世而人心未可終誣公論雖杜於一時而天理未嘗泯滅是非之眩亂者必待後世而定焉公論之杜絶者必待後世而行焉一時是非之不卞公論之不行猶且不可況數十年之久乎乙巳之事言之可爲於悒故及第

柳灌顧命大臣故及苐柳仁淑帷幄名卿乃心王室
守正不撓而尹元衡自 中廟末年以凶狡之人處
肺腑之親與尹任權勢相傾互相猜嫌極其憤怨元
衡曰任危 國母任曰元衡必傾東宮惡言横生無
所不至灌等為國遠慮不顧一身之禍抑制鎮定使
不得售其奸而其所施為動遭禍機李芑身為贓吏
女壻不通清顯之班灌之秉銓衡也李芑當做兵書
判書灌以為贓汚之法載在令甲不破此法未可授
芑此官芑見駁之後灌又入相既積不平芑又因駙
馬韓景祿潛通内間往来密簡仁淑播其言於士林

芑怨灌仁淑秉機欲中者非一二日 仁廟賓天
先王幼冲即作元衡竊柄鄭順朋林百齡李芑輩相
與附會擅弄威福而有宿憾之蓄後有圖功之心士
林之為魚肉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必然 仁廟友愛
天至末 命丁寧 明廟介弟承統名正言順如青
天白日孰敢有異議於其閒哉 殯殿方臨舉國臣
民攀號擗踊之際奸凶等乃反揚揚奮袂相慶始造
無形之語密遣元衡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說驚動
兩殿至降密旨於私室亦未敢搆為叛逆順朋百齡
許磁分囑一臺除去灌等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

揭當作偈

隨其指揮其他臺諫不附其議奸黨相顧罔措百齡
揭上變之謀起不測之禍乃以謀覆 宗社為言一
時士林陷其網打之中忠順堂入侍之時芑曰任有
不自安之心灌仁淑稍有形跡順朋曰任自生疑畏
益存形迹灌仁淑發於公論請分輕重罪之越三日
甲寅召議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依律
恐其太重灌仁淑陰附尹任謀危 宗社事涉[illegible]從
恐不可一律斷之及元衡微服稱生員昏夜馳議於
芑順朋第順朋家臣朴貞元又畫錄功之謀順朋於
是始發前説上誣罔之跡其言曰灌於嗣位之日耳

語首相曰當立何人仁淑聞 殿下英明默然有不
悅之色夫包藏禍心謀危 宗社乃臣子極惡大罪
在法罔赦順朋於瓘等有何愛惜而斥其罪前後異
說乎此不過以構造之言驟加大戮則人情不服難
以鎮定故浸潤之術漸置之重典耳順朋未疏之前
任只為不自安之人瓘等為稍存形迹之人順朋既
疏之後三人乃為交締謀叛之逆矣順朋曰羅病不
能自達以待公論之發人臣苟聞逆謀與疾上變之
不暇何待公論忠順堂面對甲寅日召議此其所謂
公論而亦未盡言何歟二人之罪數三日之間前則

輕之後則重之輕之重之任意反覆順朋之跡果可
信乎二人既死無可推問然後乃曰瓘仁淑謀藏瑠
岏使二人未死面下則未知二人肯服其罪乎順朋
之跡雖極巧密實無所據雖曰陰畜不軌而不斥言
不軌之狀所謂不軌者何事設使仁淑有不悅之色
自古焉有察其辭色便指為逆黨者乎當立何人之
語順朋曰瓘耳語首相而其時首相尹仁鏡則曰與
百齡會坐時瓘入來曰稟 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日
亦不同奸黨之說自相矛盾設使瓘有此問不過趙
如愚稟決之計坐此為黨逆可乎百齡曰二人危懼

有患失之心其漸無所不至百齡之勲彌曰炳幾二人不軌之狀宜無所不知何不歷擧其叛狀而乃以患失為辭乎灌仁淑年老位極負一時重名其肯與無識武夫為亂於君臣分定之後乎凡定人罪雖雜犯死罪必窮推得情決案取招然後乃定典刑況反逆之賊乎奸凶於灌仁淑不問其情不取其服速殺掩口以成其術故中學一會閔齊仁苟從邪議欲以免禍見順朋等羅織日甚自知小人之歸悔恨之色累形於言奸凶等乃削其勲加重其罪百齡當二人論罪之初請削去謀危社稷四字許磁於三人定罪

之後自以為無功以天地鬼神不可誣為辭奸凶之戕
害善類雖極誣罔亦自知其罪矣成世昌於　仁廟
即位之初奉使朝京復命之前獄事已畢亦坐黨逆
之罪未知謀逆之心已動於　仁廟即位之初乎奸
凶羅織之狀據此可知謗簡之說搖動恭懿而文定
幾為奸凶所誣不能不致疑於恭懿而非文定慈愛
則事且不測矣恭懿殿任姒之聖豈有通簡外間之
理乎李彥迪權撥皆一時名賢奸凶等援錄勲籍二
人本非其心故伸救不已竟陷奸穽而不悔沈連源
國舅也奸凶等以連源參勲々可固連源錄功還家

對妻以泣洪彦㴐申光漢亦錄功中人彦㴐終身不出勳府伴倘光漢得功為愧於天此等人皆畏凶禍力不敢辭宜其未安於心也當初忠順堂入侍也彦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彦㴐曰任可兪灌仁淑可遞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灌仁淑誠為逆謀則彼三臣者何俾救之至此耶邪凶之所恃崔躍者只以李德應之供辭然其供辭戾乎德應疑其灌仁淑與任通謀為反逆者何事耶德應使其弟文應求活於邪黨知德應輕躁怯弱誑之曰指任等為逆則非徒免禍

亦且勳錄德應愚計冀其幸免多發無根之言及臨
決案始驚見誑其供不足信也灌仁淑實有可罪之
狀順朋等如有可紀之功則順朋之子礦百齡之兄
億齡李芑之姪元祿安富尊榮同享其福有何不可
而乃二於一家或泣諫或棄官或見黜不從其意哉
雖其骨肉亦知愧矣况其他朝野之間淸議不絶仰
屋而嘆者尙矣成遇言灌不至於黨逆斃於杖下安
名世筆之於策竟被不測之刑安瑞順草野之一愚
氓也抗疏直言又見殺身 先王幼冲未及漢昭之
年文定深居蔽於梁冀之奸當時之事豈出於 先

王先后之意哉　先王好善愛士出於天性元衡以
太常不加美謚於　中廟百齡欲起大禍峻非不從
元衡被罪之後命釋罪籍之士伸雪枉宄當次第舉
行弓釖遺遺可勝痛哉文定當主少國起之日念切
苞桑謀危　宗社之譏震鰲宮掖則文定之見欺固
也然其教曰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林非所恕
也垂簾之初李芑等欲殺權橃李彦迪示以厭色不
許其請文定好生之心昭然可見順朋之徒左蒙右
蔽前遮後擁使日月蔽先於晦盲可勝誅哉一夫一
婦死非其罪猶足以傷天地之和致乖戾之氣况以

當國大臣見忤凶邪駢首就戮抱寃重泉幾十年天心之不豫二氣之不調夫孰不由於寃氣之所召爲雪忠良枉死之寃正欲爲 先王明其不與知之意也著其好善愛士之心也畢其末年伸釋之美也爲文定明其見欺罔也爲恭懿洗其曖昧也自古禍亂之作不一而未有甚於乙巳枉死之人不一而未有甚於二人雪滌惡名還其籍沒十二月初十日同副承旨安自裕宣 教

●見松庵實紀

壬申七月領中樞府事李浚慶卒經筵日記
以盧守愼爲吏曹判書守愼起自謫中不久秉銓朝
野皆賀得人但守愼懲於禍患氣節消縮其爲政事
一遵流俗模樣無擧錯得宜之實士林失望上仝
九月府啓擧國請削僞勳終歲伏閤未蒙允俞雖或
不得已姑退而停之臣子之痛憤久而愈激況金明
胤宗社之罪人豈可以僞勳爲功而加之以禮葬乎
上不允眉巖日記
十月府啓淸原府院君韓景祿性本兇悖加以狡猾
當國家危疑之際貪功樂禍黨附權奸潛通宮禁其

為惡之事無所不至而至今猶不自戢尹興禮之奴
希孫沒爲其奴則希孫田畓家舍等物全數記上而
及其尹元衡見敗偽勳之情狀呈露自知記上之物
勢不得保有更生巧詐之謀作爲賣買文記欲爲永
執之計至於命下還給興禮籍物則希孫已物即當
盡還其主而貪贖無厭乃敢偽造文記攘奪仍執使
渙汗恩命終歸於虛地其爲用心極爲無狀請亟命
罷職。上命尸推考上仝
輪對時司宰正洪溥進言曰乙巳之事當其時人心
危疑人之相遇以目相視不敢發言人心難欺天理

不泯 先王之末年渙然省察放逐謫人或給籍産

將大降汪恩盡雪冤枉而臣民無禄弓釼遽遺夫以

當時之所謂罪人者旣皆追還其所謂功勳者已知

其僞詐也及 殿下之始盡用舊人復爵朽骨是其

於奸宄誣罔之跡固已洞照而無疑矣奈何知其僞

詐而不卽去其籍擧世非之而尚不從其諫歟此愚

臣所未解也古人以繼志述事爲孝 殿下拔擢乙

巳之人華爵首惡之擧固不待廷論之發而自爲之

矣尚何俟乎今日乎臣願 殿下於燕閒之時平心

察理上念 先王之心下念臣民之憤不拘偏係之

私務恢捨己之量俯詢輿情復發俞音則足慰先
王在天之靈庶伸含冤入地之魂矣昔漢武帝遭戾
園之變忘父子之倫及聞千秋一言翻然悔悟天理
藹然若殿下不以臣卑鄙不以人廢言則臣雖萬
死將無愧千秋於地下矣伏願少察聾瞽之言溥之
此言可謂獻忠翌年癸酉求禮縣監宋庭筍應求言
上疏草來鏗鏘可觀而其論乙巳僞勳之當削發露
奸宄之情狀凜然可敬上仝

癸酉五月 恭懿殿弗豫以諺書遺教有三事一則
云昔我 仁宗大王遺命治喪葬務從簡約勿以貽
弊於民予千歲之後葬事務簡切勿奢侈重困民力
一云今我 主上冲年潛邸早喪雙親身既有傷今
予之喪 主上不宜持素至卒哭卒哭之前須從權
為佳一則未得詳聞臣按 恭懿殿之恬靜慈詳之
德至矣早配東宮與 仁廟合德恭儉及登椒宮不
畜珍寶嘗曰珠璣寶貝迷心之鴆毒人家不宜收蓄
啓子孫貪爭之禍至是大漸又有善言感意不勝感
歎臣希春歸語妻孥不覺淚下 眉巖日記

恭懿殿和睦九族於　仁宗之族九惓惓焉丁卯春

僞勲宦官朴漢宗欲以尹興義之子爲其子新奴痛

念成疾太重　明廟盡放尹任子孫上仝

十六日恭懿殿王候少蘓上仝

甲戌二月院啓崔弘渡爲人邪妄到處貪濁以尹元衡之妾蘭貞之産爲嫡婚恃權驕恣人所憤鄙尚保儀章出入都下請削爵門黜 眉巖日記

六月兩司啓推仁伸枉王政所急事之當舉不可以既往而置之也盡心國家橫被大禍者冤枉莫甚推重士林秉直不撓者褒贈未及此誠聖世之欠事而輿情之悶鬱者也姦兇當國網打士林當時之事誠可嗚咽自上以爲無可雪之冤可紀之善物情極爲未安請亟命大臣商議施行不允 上仝

大旱命疏放右議政盧守愼建白以爲冤氣召災金

汝学金鎮李銘林復等禁錮歲久寃氣必積可復叙
用以消寃氣 上從之於是三司並發請勿收叙累
日乃允金汝学金鎮李銘則於丙辰丁巳年間依附
尹元衡攻擊金弘度金虬等將嫁禍士林者也林復
則乙巳以後黨附權奸將以害人為發身之路者也
謹按旱蝗固是寃氣所致但所謂寃者無罪見枉
之謂也若有罪被斥者皆可謂之寃氣則四凶之
流放竄殛亦當為寃氣而招堯代之災矣盧守慎
位居台司被 上眷遇而當此被災之時無一策
可觀顧以收用罪人為應天之道其可謂至無能

者矣經筵日記

乙亥正月壬寅 懿聖王大妃薨 上哀毁盡禮未過旬月憊不能支二月三公乃率百官請姑從權用肉膳累日不允 恭懿王大妃欲親往勸肉 上乃外若勉從而實用素膳三月 大行大妃發引以四月十七日擇定 上將隨轝三公率百官啓以自上毁瘠已甚不可隨轝累日未允 恭懿殿懇請上不得已從之 經筵日記

六月 上問安于 恭懿殿 懿殿下教曰欲勸肉于 主上後饋扈從諸臣而 主上堅執不從望三公啓請也於是三公及政院弘文館皆啓 上以當

從　懿殿之請　懿殿請益切　上乃勉從　懿殿
賜扈從羣臣酒肉　上仝
大臣侍從臺諫於經席懇請從權領議政洪暹曰
仁廟行素太固出接天使時天使勸膳　仁廟出御
手瘦黑太甚臣意以為消瘠如此勢難支保　仁廟
果以成疾不起故今日羣臣尤為悶迫　上不答　上仝
是時三公率百官請　上從權露坐闕庭日三四啓
而不蒙允俞壬戌恭懿王大妃親請　上所終日懇
請　上不得已從權是夜　大妃下教于政院曰
主上近日寢睡不安且有嘔證不能進膳予終日懇

請　主上勉強從權不勝感極於是羣臣皆喜而退

上仝

三公領府事啓曰臣等問安于　恭懿殿自殿不平之中憂念聖上元氣萎弱進膳不實又將還御于歡慶殿下教臣等使之啓達請停臣等伏見自殿素有心熱又患痰氣時復驚悸至爲悶慮伏願聖明務順恭懿至情勿爲還御明日朔奠亦勿親行自殿所下諺書二道封啓　上答曰並依啓伏念乙巳春夏仁宗服　中廟之喪卒哭後羣臣請從權上陽許之而實不從權日致枯瘁以至大故使當時大臣侍從

此段刪

如今日之皇皇汲汲 仁廟豈遽至於賓天哉 眉巖日記

十月以金孝元為富寧府使沈義謙為開城留守先是沈義謙為舍人時以白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壻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書室多有寢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寢肇敏隨問以對其一則金孝元臥具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厥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奬而吳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

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當路之勢吳健欲
薦孝元爲銓郎義謙嗛前事輒沮遏故孝元居郎僚
六七年乃爲銓郎喜引進淸流臨事直行無所回撓
後輩士類皆推重之時義謙孝元角立之議紛紜不
已 上以大臣言命皆補外 經筵日記

丙子七月林芑有罪兩司請治罪不允芑是庶孽能
文初授漢吏學官性陰險喜事竊　上意厭士類又
欲追崇德興君故乃呈疏于政院其意大槩以爲人
後者爲之子之論爲非聖人之法　主上當爲德興
之子極其尊崇且論　仁廟之主不當在　文昭殿
且詆士習讀心經近思錄釣名以長虛僞之風且多
逮書院貽弊民間至以程子爲得僞學之名乃自取
也云云兩司請拿鞫曰芑欲移　仁廟之主出　文
昭殿此罪同於廢置君父矣且欲追尊大院君而以
爲人後爲之子之論爲非是欲絶父子之倫也且以

讀心經近思錄爲釣名是欲禍士林也 上答曰文昭殿當廢之說倡於趙光祖之口若罪以廢置則光祖當先伏其罪不罪彼而罪此無乃林芑不服乎且芑言欲爲所生之親世祀也非欲追尊也且釣名之云無乃士類自取乎以么麽一芑之跡至於兩司伏閤無乃蹊乎此是東方之習也言之從不從豈係於此乎不允兩司伏閤經月竟不蒙俞 經筵日記

丁丑六月 恭懿王大妃不豫 上命八道疏放
大妃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 上
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違啓達不盡言 上
只命給灌仁淑職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勳而未允
或謂右議政盧守愼曰公少時居泮宮儒生方喧笑
若見公來四座肅然歛容館中凡有所議惟公言是
從若有好議論則雖不出於公士必曰此是盧寡悔
所論也公少時名望何如耶令者作相別無相業可
觀而頃日 恭懿殿未寧請 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三公當於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

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已矣士林皆不快於公公
何爲若此我爲明公不取也守愼不能答石潭日記
八月十一日朝廷合疏請削僞勳伏以乙巳之罪人
仁廟之忠臣乙巳之功臣　仁廟之叛賊也大尹小
尹之說起於　中廟中年而釁隙大成於東宮失火
之際其時李霖上疏欲推火根而小尹盤據霖之疏
竟不得施柳灌柳仁淑等指小尹曰胡不於政府撲
殺此獠小尹之輩以此含蓄猜狠其陰謀秘計何所
不至其後必欲以李芑爲政丞以爲鷹犬而當時淸
議之士以爲不可遂相柳灌由是憤怨日積疾視士

流不啻如仇讐其狺肰磨牙謀欲吞噬者㠯嘗斯須
替㦲迄至　中廟揃鋤　仁廟繼陟太阿之柄落其
掌握則勢焰薰天觸碎犯焦挾其宿憾恣行暴虐彼
大尹之輩如枯木死灰方茂其惡相其矛矣何能喘
息於其間㦲當初薄罪任濯與仁淑嗾鄭愼朋陳疏
傅會欲為擧網打盡之計指岏為禍本漸加二柳與
任之罪然求其說而未得詐造謗書投諸闕庭謀動
恭懿殿滔天之惡不忍言矣瑠以癡暗宗室見其門
禍大起勢所難免惟知一身之禍不知奸雄以之為
矛餌遂逃遁山谷狐鼠之輩始撫掌而雀躍爭喜有

圖功之地搜捕之擧包山絡野鍛鍊大獄推鞫之刑
嚴加炮烙甚者　仁廟在殯外族盡赤斬伐之聲徹
于　梓官睚眦有嫌皆投一坑一時英賢駢首就斃
孥戮之刑籍沒之擧慘不忍見朝野掩泣莫敢誰何
冤號之聲感動天地當是之時黑眚屢見災孽疊出
丁未之水災戊申之饑荐古今所無語及于此未有
不聲淚俱下者以此推之乙巳之功臣有罔赦之罪
而未聞有可錄之勳若論功臣與罪人之是非則乙
巳罪人盡心竭忠於　仁廟者事　明廟則其名正
其言順叛逆之言悉出羣奸羅織構捏之口順朋只

曰不自安有形跡所謂不自安有形跡者不過畏其奸猜之射影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已安有一毫叛逆之可疑者乎乙巳之功臣亦罷於本無罪之人求功於本無功之地 仁廟在潛邸顯犯無將之典恭懿殿遺罔極潛投搆陷之書又謂 仁廟未逾年之君不入文昭殿其必於 仁廟如是則何能爲 明廟之純臣哉是以元衡當世子擇嬪之時見忤仁順（詳見元衡傳）托以無嗣潛懷廢立之謀 文定大漸之際使其妖妾轎入大內佯爲問安搜盡謗書而出此必凶謀之書恐其事泄而如是也都下人皆知之然則

非特叛於　仁廟與恭懿殿也亦叛於仁順也明矣
小有不愜輒懷廢立之意其縱恣無忌之狀可勝道
哉使　明廟得一日殺三大臣之名者此輩也是以
明廟冲年未知其是非而及至聖學高明肰後罪人
斯得雖在元舅之親斷以大義深知乙巳罪人之冤
汲汲收叙如恐不及仁順灼知其意垂簾之初贊
殿下釋見誣之人而奪僞勳之爵以爲　殿下初政
清明一大義事一國之人快若披雲天覩白日顒仰
聖德翹首太平者只此一事而已罪人子孫皆得收
用僞勳之官爵皆以追奪所未擧者四人猶未復官

僞券尚未得削人心之憤鬱猶未殄也　殿下承先
王先后之後則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在殿下
而優遊苟延至于十年之久者未知其意所在也武
王周公之達孝果如是乎　恭懿平生之寃未嘗頃
吏忘也一朝奄成鬱結之疾擬欲洩憤上告　殿下
下喩大臣其意懇矣而　殿下收議于大臣只復二
柳不及任瑠者何耶其視上殿之祟疾若是其恝然
而不爲乎　殿下明聖必洞照其是非故欲取　上
裁者此歸美於　殿下之意也　殿下反謂與卿等
議定不可改也此豈大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哉二

柳既復其官則任瑠獨有何罪而二柳既釋其罪則
僞勳復有何功二者是非雖三尺童子如見其肺肝
然矣而況　殿下之明且聖而曰不知何也當其時
雖以刑戮成之一線公論尚未泯滅故順朋之父子
兄弟肝膽楚越李芑之叔侄相讎元衡之兄弟相賊
百齡之兄不報其弟焚黄之奠而見於詩明胤之子
泣諫其父告變之非致之死史臣之直筆驛壁之朱
書皆非緣僞勳而致之耶故順朋以爲是非不定須
以刑戮鎮之則衛社之無功任瑠之無罪亦可知衛
社之無功既如彼任瑠之無罪又如此則　殿下之

所謂不知者非真不知也特以此拒公論也古有佐
命開國而封功者有汗馬勤王而封功者未聞有搆
陷良善而封功者也夫賞德酬功所以勸忠也若以
搆陷而可錄其功則是勸人為惡也豈帝王賞功罰
罪之典哉若數僞勳之罪於今日則竹難書罪海難
洗惡在廷之臣所當沐浴而請之剖棺斬之未足以
少洩士林之憤而君子之治小人寬故只請削僞勳
之券而復任瑠之爵此君子忠恕治人之道也 殿
下不克快從者有何所見而然耶物論譁然皆以為
禁臠之親亦參勳籍近習之父兄弟侄皆錄原從之

列 殿下以此掣肘而以任瑠為保勳之地是則謂
殿下牽於私意也王者無私寧有此歟為舜為蹠只
在公私之間而已可畏之甚者也牽於私親偏於近
習此暗主庸君之所為豈以 殿下必以未及親目
見致疑而留難也今者三司大臣血誠籲天彼三司
大臣或有逮事 先朝任瑠之有罪無罪勳券之為
是為非身歷而目見之者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
在傍豈承 殿下之寵恩食 殿下之寵祿而有欺
殿下之理哉宋臣程頤之言曰於義理有疑滌去舊
見以來新意伏願 殿下廓舍己之度恢弗咈之量

快從公論脫然如沉痾之得醒沛然若决江河復任
瑠之爵削僞錄之勳一以慰上殿之意一以解輿情
之憤則冤氣自消而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也臣等
不勝感激之至

請削衛社勳復任瑠等爵累疏（堂下會同）臣等伏以近日
聖諭所以拒塞廷論者竊伏得以覩之未嘗不滋感
而欝悶也夫乙巳之事羣兇所構非 先王所知而
末年大悟方改而未巳實 先后其承之（時仁順已畀還）權
同之政可考而善繼之責則重有所屬焉 殿下今
日益采公論卒改之者 先王在天之靈其不顧之

乎周詩云念玆皇祖陟降庭止臣等於是安敢誣不然爲然　殿下亦安得謂然爲不然乎　殿下若以臣等爲誣則請亟正臣等之罪以謝　先王否則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諉以　先朝之事而難改也夫乙巳之事在當時慘極矣而人心猶未大去者擧知夫　先王未知羣凶之情庶幾或知之月旣或知之以至今日庶幾其改之宜如何耶　殿下於　先王之志　先后之旨蓋　親承之而在廷之臣及詳當時之事　殿下不以今日從公論畢　先志則人心方始大去而天意從可卜矣張浚有詩云羣凶用事

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人心天意去回之機更復何待而決臣等恐 殿下終不得以是非之定歸於後世也且人主操予奪之柄將聽於是非之公以施於政雖是非之微者不容不知而蹉過況不啻大者乎 殿下豈宜曰予所不知哉且為臣子小有人心者孰不欲言是非於當時乎而怵於黨獄緘口待今者誠甘萬死然當時以言得罪者亦多矣 殿下但觀今日所言是則從之豈宜以當時不言而廢今日之言乎至於 恭懿殿三十年所腐心而切顧日夕懇懇於危疾之中者 殿下寧不軫焉于懷耶古有

東海一婦之寃足以傷天地之和今也懿殿外享長
樂之養內劇東海之寃而　殿下有立施之力無難
從之義而不盡所以慰答則其為未安豈止於傷天
地之和乎於是　殿下雖曰予豈不念　上殿臣等
竊未敢信也嗚呼以　殿下明聖此事亦待人多言
耶伏惟　熟思之而已臣等至是不暇避夫跡疏而
言深也 簡易集
臣等伏覩　聖諭有曰　先朝之事非後嗣所容議
若與前諭云是非定於後世者　旨意相發而臣等
之惑滋甚也夫嗣有大寶謂之繼體以子改父之道

不啻若自改況如先朝悔悟已形於言湔雪已肇於事者乎繼而畢之適所以成其美也顧何嫌焉而殿下重難至此則是不爲先朝成美而後世肆爲非議先朝代羣兇受之也殿下忍乎哉君子之愛人以德況以殿下聖孝其愛先朝也乃在於區區遵依而已乎且殿下於乙巳之事未甞不容議而所已改者不止一二令獨不削僞勳不復任瑠之爵而曰我無改於先朝無乃不然乎而兩失之矣且以當時罪人言之任瑠之外皆以伸究以任瑠二人言之復爵之外亦已蒙恩則所謂衛社諸人猶

得以爲功者徒以二人之罪而二人之罪又止於不
復其爵則其非逆賊也明矣寧有罪非逆之二人而
功可稱於衛社者乎今雖不復二人之爵而僞勳決
不可不削也旣以僞勳當削則二人之爵自不應不
復也此理明甚在加之 睿思而已

臣等伏以大小臣僚聚首叫閤四月于玆是豈可已
不已而强 君父以難從之事哉 殿下之從之也
則爲 先王盖其非已之從爲 上殿釋其切骨之
憾畢伸枉死之寃無復勳劵之僞而快三十年憤欝
之人心定億萬世公共之國是無一而不可者否則

不字亦誤耶

不為　先王蓋從不為　上殿釋憾枉死者猶冤勳
券則存僞而人心愈鬱國是靡定無一而可者　殿
下何憚於從之何便於不從而堅執至是耶臣等竊
恐　聖心或有偏繫之私而從為辭以拒之也人主
而有私心要得使人心服乎伏惟澄省於本原之地
有一毫則痛去之然後言者不足從矣簡易集
臣等伏以　先王初服幼冲蔽于奸欺而在位日久
漸克覺悟以今日繼述之義言之則益用公論而革
復無餘亦　先王之志也亦　先王之事也　殿下
豈宜若故避嫌而云不敢擅乎且在　先王覺悟方

深有如云云之教則不欲稱焉　覺悟尚淺有如云
云之教則猶懼不揚焉臣恐　殿下於孝愛之道未
加研思也臣等請以　明旨諭於國中若曰必欲革
復是者右否者左如是自公卿若宗室若大夫士以
至生徒耆老軍民必皆右獨僞勳之中首事數家及
原從賤隷過爲私憂者左矣　殿下不與公卿若宗
室若大夫士以至生徒耆老軍民同其好惡是非顧
與僞勳之中首事數家及原從賤隷過爲私憂者同
之不亦愼乎伏願　殿下思繼述之大義察擧國之
好惡是非也速決而快從之則幸甚矣簡易集

臣等伏以 聖上識慮之明凡在大小臣僚雖不足
以仰望萬分之一然集衆見而揆諸理豈盡不審權
度且苟爲雷同哉今也皆曰繼 先王悔悟之志而
革欺蔽之政孝之大也否而徒曰遵守則於孝爲謬
焉 上殿彌留之證凡在大小臣僚雖不敢謂如何
必可已疾然聞於侍診者餘談孰不知爲心恙難以
藥餌爲哉今也皆曰因前日懇惻之教而畢慰解之
擧孝之急也否而諉曰重難則於孝有憾焉且非獨
大小臣僚然也庶民在下至愚而神自堯舜不能不
與同其好惡者無不以此爲言矣臣等聞之道路察

之顏情誠見人心不容誣而公言不容遏也特殿
下未必盡知耳雖以聖孝之至人諭而戶說之恐
不足以服其心也然此在夫人事而已災沴之生無
虛旬月如警如嗔雖其各有召應而若故蘗䓵於論
事之時使聖心不得安於所執夫天意慇可謂無
與也古有士夫患疾猶曰造物所爲況在我長樂之
尊乎此時而侍藥廳再設焉是豈殿下之憂畏益
切迫而膠固益以難矣則乙巳之事至此而畢華庸
非天數者乎殿下若猶違人逆天而使先王實
陷於過上殿終拖其慟則顯微去就之理未暇言

而不泯之議難追之悔甚可懼也伏惟 深思焉 簡易集

臣等伏以盈庭之言殆無餘力時月亦久矣而未蒙
允俞誠不曉 聖意之所執也昨於朝報恭覩 批
旨雖非所以諭及臣等者而竊仰 聖明疾邪議於
既往 懼黨禍於方來非羣下所逮也然在臣等之
所終感則不得避出位之誅而不為畢達也彼論鳳
城之時諸以為公論者皆出於元兇而苟同於畏死
果何所不至也然以此故而并疑今日之論則過矣
如宗楚客李林甫布其腹心於御史給事中等官則

有言責者未必公論也如元載使百官奏事必先定可否於宰相則百官未必公論也王莽矯僞惑衆而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咸願得其女爲天下母如此則國人亦未必公論也然後世戒此遂廢言責不信百官之言蔑國人之是非其可乎且論鳳城也乃乙巳之事而今日之論所爲痛夫乙巳之事也寧復前後一揆而難辨也哉若夫後世有忠義討賊而奸黨復藉口僞勳此亦不可謂必無之事也然爲此慮而不正今日之事則亦過矣堯不能慮後世之橤懿而不傳天下於舜也武王不能慮後世之安漢

而不托幼孤於周公也聖人雖處莫大之事而不能慮後弊有如此者況奸宄之誤人國非必援此故實而在今日慰安 上殿於危疾之中爲事甚急逆防來世之患爲事甚緩惡可諉此而爲之辭也哉伏惟聖神母是獨見毋忽羣言幸甚 簡易集

十月恭懿王大妃疾甚上分遣廷臣行祈禱于名山大川復命疏放罪人時廷臣方請削乙巳之勳屢月不止三公率百官廷爭亦未允 大妃歎此心熱益重羣臣多有悲憤者乙巳奸黨曾誣 大妃陰主尹任瑠逆謀故 大妃以爲寃痛 石潭日記

十一月庚辰二十八日命削乙巳僞勳復尹任瑠官爵時
大妃疾病彌留大漸而宮人多有乙巳原從功臣族
黨怨　大妃欲削其勳每於　上前白以　大妃病
不至劇云一日　上問安後因進見曰削勳　先朝
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從外廷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爲未亾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大妃發聲慟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
階下仰首良久召老宮人謂曰吾在家食祿足以安
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涙居數日
大妃疾革歎息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

皆冷宮人走報 上所 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
中殿亦至相對涕泣 上白大妃曰當削勳矣願安
心調病 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開目則
大妃不能視言未了了 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上
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
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有虛僞
如乙巳者也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終始侍疾别
無邪議而 仁廟招領議政尹仁鏡命傳位于
明廟兄亾弟紹名正言順更有何虞乎只是奸臣
嫉善貪功綢打士類乃籍僞勳小人之行詐欺天

未有若此者也 懿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
一日忘於心哉及其疾病彌留廷議甚盛而自
上不能快從 懿殿之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惻然
順承而翌日薨逝嗚呼哀哉石潭日記

十二月以削僞勳事 下教播告中外大提學金貴
榮製教辭以進文拙而意不備 上曰此是國家莫
大之事當詞明意備以曉諭中外可也豈可草草如
此乎乃使李後白改製人皆嗤貴榮之少意思也石
潭日記
頒教文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羣兇肆毒於曩時人心

有難誣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
是如日星在辰巳之兩年痛勳華之繼陟姦人不逞
禍心無厭尹元衡以猰㺄之性稔鬼蜮之謀既憑肺
腑之親兼擅城社之勢挾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
志顧所憚者儲宮未施賊害之術嫵成大小之說漸
非朝夕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狺然而匑伺當 仁
廟在位之時無間可乘及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恣
眀廟以介弟八承統緒攸正 文定以母后權臨宗
社是賴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臣子者孰懷二志敢
造言於無疑之地冞欲逞其積憤之兇元惡躬咆群

奸蝟起芑與百齡迭為心腹托密旨以脅外朝屢被臺臣之折遣妖妾而撼內聽潛成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灌柳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亾命祗偷生詎望視死如歸被孽非自作冤緣指無為有搆成禍穽文致大獄誘德應而免死俾誣其服教毛麟而謊言遂以為證譸張眩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間發掩衆正而盡劉至如鳳城君之罹禍亦由金明胤之誣揑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讒人罔極慈

母之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毀雖同氣而莫保危有
痛焉不忍言者梓宫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囊書僞
撰内庭之栲掠惨毒非徒肆誣於内殿實是幸禍於
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一毫可紀之善脅制君父
敢啑銅盤之血汚辱宗祊至勒鐵卷之名神人之交
憤極矣邦國之不亾幸矣然而白日中天雲霓漸釋
寶鑑當空魍魅莫遁肆先王開悟於末年痛姦宄欺
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孥雷雨之澤
未霈存没兮銜之痛遽纏臣民予以眇末之質叨守
艱大之業仰體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當丁卯之

權署収用舊人建庚午之廷諍畧採公議李芑等奪
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滌其逆名丁未己酉被罪之
人復其職牒還其籍没一國之人雖欲盡革 先朝
之事未敢輕議顧輿情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矧東
朝親經變故在當日洞燭情狀乃於一疾之彌留命
雪四人之寃枉予於是詢及大臣卽命還灌仁淑職
名惟任瑠事體至大猶且持疑第以國言未已衆怒
有甚於水火玉候惟幾慰懷匪在於藥餌事求其是
天不容僞兹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給任瑠職牒革
罷衛社功臣収其録券亟達懿殿且答群情不弔降

劄未及頒教衆深摧痛越玆布告於戲伸寃討罪既
終先王之意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刑曹判書李後白製○文苑黼黻

削勲傳旨小人之搆怨於人而欲陷之者不有以置
之於死則無以快於心不有以逆加之則無以置其
死不有以籍口則無以名其逆其爲設心不亦憯乎
尹元衡以兇狡之人處肺腑之親與尹任權勢相傾
互相猜嫌及 仁廟禮陟 明廟卽祚則元衡攘臂
肆毒任特一机上肉耳芑順朋百齡等相與附會前
有宿憾之畜而旋萌貪功之心誣陷之術從微至重

始以任為不自安以灌等為稍存形迹而投竄之敢
效惇卞之遺智詐為諺書驚動宮闈遣元衡妖妾於
大內簧鼓邪說浸潤於內及順明之疏上而任灌仁
淑一時誅戮叛逆人臣之大罪不取服而定罪可乎
猶恐人心之不服假衛社之名強要君父之尊同歃
盟壇之血上天矯誣之怒祖宗汚辱之憤壹欝於冥
冥之中而明亂之密告繼起以任至親之瑠以致人
惑以公反之屹以致人疑巧為機穽終成大獄林百
齡誘德應而誣服安世遇教毛麟而為證梓宮在殯
恣行杖烙咫尺禁庭血肉狼藉至欲出宮人而罪之

先王至親橫罹戕殺　仁廟外家噍類無遺疾其異
已必中傷之端人正士駢首就戮一時士林一網打
盡而　明廟以　仁廟介弟入承大統兄亡弟及古
令通誼一時臣子有何他意於其間扰元衡以積年
之私憾洩之於任洩之不足則移之於　仁廟移之
於　恭懿殿其爲兇慘將有不忍言者　明廟念彼
天顯人無閒於昆弟之言而愚弄君父鉗制朝廷幻
出交構之說誣衊可欺之方　文定在深宮之中
明廟冲年同未在位豈知奸人所誣罔扰當初權檢
謂任以外舅之親傳位之際處事甚正云則檢謀國

重臣忠亶無隱豈私護一人發此言乎任以武夫一朝失勢誰與爲逆瑠則迷劣無知人所賤棄久矣以任之三寸姪終受其禍有何疑心任等果有逆狀則忠順堂入侍之際芑順朋等豈以不自安存形迹爲語且曰謀危宗社實無顯迹則竟爲叛逆一出於搆揑明矣且芑等以 仁廟爲未逾年之君其無君不道之罪極矣當時寃枉之狀見之者慘目聞之者側耳莫不欲食肉寢皮以此欺天天可欺乎以此誣人人可誣乎自有天地以來奸宄之毒未有如此之酷也鄭磏以順朋之子泣諫憂傷而死元祿以芑之姪面

爭而未免逆黜史筆秉直安名世趙璞竟被誅寘當
初許磁以首謀之人於錄勳之後以天地鬼神不可
誣為辭自底寘謫閔齊仁初參勳籍自知不免為小人
之歸悔恨之色形於言語公論不泯人心難誣據此
可知舉國之人莫不拊膺叩心而兇威赫赫不敢開
口數十年之間是非顚倒刑政紊亂國之不亾幸耳
事雖已往其事之是非分明人雖已死其死之寃枉
可見　先王末年頗有　開悟量移遠謫之臣令
釋尹任之妻孥將次第舉行而弓劒遽捐可勝慟哉
先后垂簾因　先王末卒之遺意收用其時舊臣大

霈鴻恳建至庚午上自公卿下至草茅之士交章爭
論至於半歲之久乃上告　慈殿削奪鄭順朋等四
兇之官爵洗滌柳灌柳仁淑之逆名丁未己酉兩年被
罪之人亦皆還給職牒而又於今年夏　恭懿殿遘
厲以四人之冤下教故詢及大臣即命還給兩柳之
爵而任瑠則事體重大予猶遲難　恭懿殿證候彌
留數月日至惟幾予心罔極而乙巳之事本非所知
且　先朝同盟大事故不敢下手矣今事勢至此故
本月二十八日予以復爵削勳之意已告　上殿罷
人尹任及瑠職牒還給鄭順朋等衛社功臣削罷但

此下當大書某月某日 恭懿王大妃薨一條只在上石潭日記中見翼日薨逝四字似欠踈畧

出於不得已也後世其毋以予爲口實 朝野記聞

梣溪曰此下當大書某月某日 恭聖王后

朴氏曰升遐一條爲當以明 兩聖苦心而彌縫

乙巳消長錄卷之五